

长篇小说

无声的美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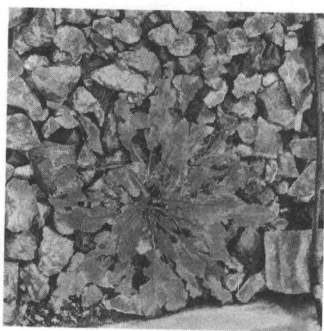
余岱宗 著

013065474

长篇小说

无声的美色

I247.57
2814



余岱宗



北航

C1672556

I247.57
28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关声色/余岱宗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550-0025-9

I. ①无…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0318 号

无关声色

余岱宗 著

责任编辑 郑咏枫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50-0025-9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 非烟听课	1
二 浴室里的望远镜	14
三 你要对我负责	26
四 他连好色都不会	41
五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好朋友?	61
六 老师,加油!	73
七 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88
八 什么案子她摆不平呢?	100
九 保险,能保险吗?	119
十 我失踪我快乐	136
十一 入迷是美好的	152
十二 你懂得爱吗,老师?	171
十三 我没有敌意	190
十四 知道不行,你还逞能?	204
十五 情色梦话	222

一 非烟听课

霍近溪一直不明白，在他亲近过的女人中，为什么非烟最让他捉摸不透。就是非烟的口气，也让霍近溪好奇不已。

霍近溪发觉，非烟是位胃口极好的女人。非烟喜美食，爱吃辣，见到大排档上的各种小吃便胃口大开：这些小吃多以动物内脏或器官为原料——牛杂、猪下水、猪腰子、猪舌、猪肺、羊肚、鸭肝、鸡心、鸭胗，甚至牛鞭，串在长长的竹签上，扔到翻腾的油锅里炸熟了，带着热气捞起，刷上甜酱，撒上椒盐，粘上芝麻，非烟就能吃得眉飞色舞、感叹唏嘘、得意洋洋。

一次偶然的機會，霍近溪眼睁睁地望着非烟穿着一身优雅的白领套装，与放学的初中生、小学生一块儿，站在街口的大排档边上，无限痴迷地吃下六至八串油炸肉食后才歇了嘴。霍近溪见非烟如此全神贯注地狂嚼垃圾食物，再看她吃香吞辣后心花怒放的模样，摇头叹息、莫名其妙。

眉毛高挑的非烟如一只特立独行的孤独母兽，闯进了城市的街道，双眼细眯，从容不迫地品尝猎物身上每一块鲜肉的滋味。

蹲在城市街道上吃肉的母兽非烟神情专注而美丽，她就是在吃食，也是

那样高傲，她就是显露贪婪，也是一派天真烂漫。

肉食之外，非烟还喜欢冰激凌或椰子饼之类的甜点，心情忧郁的时候，母兽非烟能一口气吞下一桶两斤装的巧克力冰激凌，或将成打的葡式蛋挞轻轻松松地送到胃里。所幸的是，高个子女人非烟从无发胖的迹象，她能吃，可是不胖，不但不发胖，而且始终保持着时髦的骨感。

非烟还能喝酒，啤酒、白酒、葡萄酒、黄酒来者不拒，她也曾酩酊大醉，但醉后的她平添七分媚态；非烟会吸烟，古巴大雪茄她也能抽得动——非烟抽烟的时候嘴里常常呼出袅娜娉婷的大小烟圈——那缥缈的烟圈，宛如非烟的灵魂，脱离了母兽的形骸，轻盈地游荡在这个城市的任意空间。

因为贪吃，记者非烟的口腔里总是充满了形形色色古里古怪的味道，散发着变化多端的气息，所以，和非烟接吻的当儿，霍近溪通常就能猜出非烟的午餐或晚餐都进食了哪些食物，佐餐的又是什么饮料。

非烟的性情，就像她的气息那样变幻莫测。因此，母兽非烟，让霍近溪感觉到造化的深奥，母兽非烟，更逼迫着霍近溪不断猜想，不断地观察，更时时地感伤。霍近溪还花去许多时间回忆，在回忆中他捕捉与母兽非烟交往过程的来龙去脉以及种种细节，在回忆中回味非烟的一笑一颦、一摇一摆，在回忆中琢磨着非烟的手势和她的嘴角翕动之时的形式与意味。

可是，与非烟相识的经过，在霍近溪的大脑里，一直模糊不清。印象中，是一位在电视台当编导的大学同学组织一次野餐聚会，那次聚会上，霍近溪并未对非烟刮目相看，当时他只觉得非烟有点风骚，喜欢与他搭腔，他也只是与非烟开几句不咸不淡的玩笑，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后来还互相拉了拉手，说是以后要多多联系——多少懂点欢场世故的霍近溪并不会幼稚到将某次社交场合上的男女调情当成一次恋爱的前奏。

不料，一个月后，非烟竟翩然出现在霍近溪的课堂上。

那是前年一个新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学校里，在这个时节总是充溢着好学上进的气象，霍近溪的选修课《〈聊斋志异〉研究》引来了许多听课的学生。

一个临近周末的午后，校园里安静，和煦的风随着带有金属光泽的阳光从西南方向热烈地挤进教室。

都九月中旬了，南方的海滨城市，夏日的浓浓绿意依然盘旋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霍近溪正在课堂上为本科生们辨析各种类型的狐狸精和书生们的关系，到第三节课的下半段，霍近溪忽然发现一位陌生的女士正坐在教室后排的一个角落。霍近溪愣了一下，定定地看了她几秒钟，当他确定坐在后排的那女子肯定是刚刚认识不久的记者非烟的时候，他看见非烟正冲他笑，小幅度地向他挥手示意。

霍近溪慌了，他不明白这非烟怎么摸到了他上课的教室里来。学校里三十几座教学大楼，四五百间的教室，这非烟怎么就这么准确地找到自己呢？非烟小姐简直就是一股子烟，爱飘向哪儿，就飘向哪儿。

下课了，学生们纷纷起身退出阶梯教室，没有人注意到教室的后排还坐着一位叫非烟的女记者。

两位女学生下课后朝讲台走去，问霍近溪问题。霍近溪坐在多媒体控制台后的转椅上，为女学生答疑解惑。

霍近溪按动着鼠标为学生重新演示课件上的几个问题。

让刚刚认识的女记者非烟看看自己是如何与学生切磋学问，一来可以显示自己与小女生交流之时的“慈祥”，二来看女记者非烟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坐在教室后排，一朵茉莉花似的坐那儿望着自己侃侃而谈，同样是一种享受。

这时，霍近溪的思路特别清晰，常常妙语连珠，即使两个女学生问的问题不见得有多少水准，霍近溪却能引申出高妙的见解，甚至发挥出特别具有穿透力的观点。两个女生听着霍近溪副教授对狐仙形象的剖析，频频点头，不时地发出会意的微笑。刚才突然间发现非烟坐在课堂上听课，霍近溪一时间呆头呆脑，此时遇上欣赏自己的两个女生，便一发不可收拾，旁征博引，左右贯通，眉飞色舞，腮帮子肉嘟嘟的可爱女生露出白白的一排牙齿痴痴地笑，另一位扎马尾巴的女生则一边提问，一边不停地往本子里记点什么。让一个与自己刚刚相识的年轻女记者现场观看两个女大学生是如何崇拜自己，这让霍副教授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霍近溪大概发挥够了，主动地向坐在教室后排的非烟挥了挥手，样子颇像新上任的领导初次向群众致意，潇洒中有点不老练。女记者非烟似乎完全看透了霍近溪的虚荣，怀里抱着她的手提包，笑吟吟地从阶梯教室的最高处观看霍副教授的表演。

两个女生与霍近溪告别后，非烟才从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下来。

非烟的高跟鞋显然不太适宜在教室里行走，她走下阶梯的时候，整间教室都是非烟鞋跟的响亮回音。

“来学校采访？”霍近溪笑着问道，似乎他特别了解记者的职业特点。

“嘿嘿，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坐在那儿的一个女生听课的样子好可爱呀。”非烟答非所问，用手指了指第三排上的一个位子。

“那你是来采访好可爱的女生？”霍近溪觉得自己这样的提问很幽默，仰着身体，背部靠在转椅上。

“人家问你正经的，你注意到没有，那个女孩子就跟水蜜桃似的，很甜美的。”非烟沉浸在对水蜜桃的回味中，嘴里却嚼着口香糖，娇嗔道，“你们男人真不会欣赏人，多可爱的女生。”

霍近溪笑了笑，没有回答非烟的话，只是故意发挥自己的幽默：“你是兼职星探呀？”但霍近溪一说这话就觉得自己特别俗。

非烟的手提包里手机响，她一边开包掏手机，一边道：“我比星探更厉害，女人美在哪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说着非烟便按了手机的通话键，对着手机道：“是我，我在师大呀，对，办点事，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是谁呀，霍近溪老师你认识吗？……不认识……他可有学问了……不太出名是吗？那是你孤陋寡闻……好啦好啦，以后再告诉你吗……好呀，那明天晚上怎么样……明天吧，你再给我电话，我们约个地方……再见。”非烟很灵巧地收了手机，放在提包内。朝霍近溪飞了飞眼神，故意装出惶恐的样子道：“对不起，霍老师，对不起，霍老师，我的朋友诽谤你，她也是当记者的，说你不够有名，被我骂回去了，她竟然不知道霍近溪老师，你看她该死不该死。”

霍近溪被非烟弄得哭笑不得，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故意说起大话来：“我是不想出名，要出名早出名了，岂止是德高望重，简直是文化昆仑了。我现在是韬光养晦，大隐隐于学院，等哪天喜欢出名了，出门喊几声就名满天下了。”

非烟不料霍近溪也会瞎扯，反倒正经起来：“嘿嘿，韬光养晦的霍老师，你们中文系是不是有个庄养晦教授。”

“你是来采访他？”

“我不采访他，我要了解他的情况。”

“什么时候对他感兴趣？”

“就算是对他感兴趣吧，你介绍介绍。”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教授，不算太年轻，也不算太老。黄种人，身高一米七五左右，无不良嗜好。春秋喜欢穿西装，冬天喜欢套件灰色的大衣，

夏天穿啥我就没有印象了。声音挺洪亮的。”

“还有呢？”

“听说胃口还不错，早上起来喜欢吃一大碗红烧肉。这是他家的钟点工传出来的段子，说庄养晦教授最喜欢吃微波炉热过的红烧肉。其他的嗜好我就不了解了。大概他还喜欢散步吧，每天傍晚五点你都能在校园里见到他，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你到学校里转转，说不定会遇上他。”

“听说他主要研究唐宋文学。”

“是的，他搞李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长吉的诗，有印象吗？”

“是《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吧，这首诗我背得下来，‘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非烟说着，女机器人似的一口气将李贺的诗道出。

“你真行。”霍近溪是真的赞叹，口气却揶揄，“你可以报考庄养晦的研究生。”

“我就是打算考他的研究生的。他跟我舅舅是朋友，我舅舅要我先见见他。”

“是吗？”霍近溪问道。

“不相信？”非烟盯着霍近溪。

“不相信什么？”霍近溪问。

“不相信我会打算报考贵校的研究生。”非烟咄咄逼人道。

“我相信，真的。”霍近溪努力用诚恳的语气说话，但表情依然是嬉皮笑脸。

非烟无语，这个时候她才发觉自己一直学生似的站在霍近溪面前。霍近溪竟然斜靠着转椅，悠然地与她说着话。

望着霍近溪，非烟觉得坐在讲台上的霍近溪说话比第一次见到霍近溪的时候活泼了许多，但坐在大学讲台上的霍近溪更喜欢用一种戏弄人的口吻说话，他的嘴角好像刻意地在收紧，以便使他说话不像是说出来，而像是“写”出来。大概在大学当老师的家伙都会有这样的毛病吧。

霍近溪的白色衬衣衣领白得耀眼，这种白只有那种细心的太太或有洁癖的男人才能创造出来。非烟心想，以后要有机会，一定狠狠咬一咬那白色衣领。这个男人竟然因为衣领白而对自己傲慢，太猖狂了。

非烟的眼睛一动不动，努力将自己的眼神打扮成秋水模样，她要让眼前这个男人突然发现面前这个女人的好处，要让他对自己另眼相看。

非烟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眼神更加放肆，但那霍近溪好像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对女性的抵御能力，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你说我能考上吗？”非烟只好用这个幼稚的问题来填补偌大的阶梯教室里逐渐弥漫开来的尴尬。

非烟没有料在校园里见到的霍近溪会摆出一副师长的架子，难道自己一说要考这里的研究生，他就要生硬地摆弄出一个老师模样来？

“那要看你的努力。”霍近溪点着头说话。

“我今天就够努力了，我走了多少路，问了多少人，才找到你上课的教室。”非烟百分之三十八的幽怨，加上百分之六十二的委屈终于起了效果。

“那我请你吃晚饭。”霍近溪爽快地说。

“你当然要请客，都到了你的地盘。我好久没有到大学的食堂吃饭了，你们学校的食堂能让外面的人随便吃饭吗？”

“大概可以吧。”霍近溪答道。非烟这种无赖加撒娇的口气已经将霍近溪

弄得晕头转向，他不明白非烟到底是喜欢他请客，还是特别怀念大学食堂的饭菜。

霍近溪只好顺着非烟的意思建议道：“要不我们到学校对面的餐厅吃饭吧。”

“好呀，好呀，今天你要不请客，我就太没有面子了。”非烟坦白道，这种坦白带着非常隐蔽的诱惑。

傍晚的校园里四处都回荡着学校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

夜色已经匆匆降临到校园里。三三两两的男女大学生面目模糊，从霍近溪和非烟的身旁走过。

非烟感叹说：“看这些学生，真的感觉自己老了，我要回到大学里来，他们都要叫我阿姨了。嘿嘿，老霍，老霍，你说我像不像个学生？”

“把头发拉直了，别穿高跟鞋，口红别涂得像喝了老鼠血似的，把这件紫色的白领套装换成T恤。另外，别涂香水，你用的香水牌子是POISON，太浓烈了，对吗？建议你抹点护肤霜就可以了。”霍近溪不假思索地说上这一通，转眼间非烟心态很快爬升到亢奋的状态，一个男人当面评价一个女人身体上的种种“特征”，这种被“评论”的快感让一个敏感女人一下激动了起来。

“老霍，你上课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女生用了什么香水，涂了什么牌子的护肤霜，你是不是也能辨别得出来。另外，想提个问题，你是不是不喜欢POISON的味道。”非烟针锋相对，她说这些话是想延续霍近溪的话题。一对刚刚认识不久的男女一块讨论女性用品，这有利于导入某种暧昧的气氛。

“我懂得化妆品其实很少，你用的POISON刚好我太太也经常用。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只是刚好够我在女人面前充内行就行了。你问我女学生的身体上的气味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少涂涂抹抹的，天然去雕饰，最好。”

两男女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说着话，夜色越加浓重，学校的路灯又大都昏暗，非烟已经不自觉地半依偎着霍近溪走路，她左胳膊时不时磨蹭着霍近溪的右臂。非烟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用手挎住霍近溪。

而霍近溪并不拒绝，他甚至有意识地品味着和非烟同行的感觉。

在餐厅点菜的时候，霍近溪发现近旁的餐桌有几个熟人在进餐。

他们向霍近溪点头示意，同时也在打量着非烟。从熟人疑神疑鬼又有些艳羡的目光里，霍近溪感觉到某种受人抬举的紧张。他好像突然间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同事或朋友一旦有了情人，常常刻意地明目张胆，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或她）有了情人。有一次几位大学老同学聚会，组织者倡议只带情人，不许带家属，当官和经商的同学都兴高采烈地带了老情人或小情人出现，唯独霍近溪孤家寡人。同学怜悯他，要给他叫个小姐充数，霍近溪坚决不答应，结果整个聚会的过程只有霍近溪开单人间过夜。

霍近溪联想到这件事，再看看非烟落落大方地与他落座交谈，一种莫名其妙的炫耀感驱使霍近溪用余光扫射着那几位熟人的表情。

霍近溪猜想他们这些家伙一定从他和非烟的某种差别中感觉到好奇。

非烟的打扮与校园里的女子迥然不同，非烟全身上下透着股子雕琢出来的风骚。这大学里的女教授女讲师女助教绝少像非烟这样全身上下透着深思熟虑的招摇。有哪个女教师会像非烟那样穿着紫色的上衣，而且让上衣的领口隐约间暴露出乳房的五分之一轮廓来？让乳房的局部直接接触空气，在这所大学的讲台上下课堂内外，几乎不存在着这种可能。所以，非烟在这校园里一走动，就招眼了。

与非烟同行的霍近溪，同时招揽来人们的好奇。

霍近溪愉快地得出了结论，这非烟，的确是让人想入非非的女人。

这当儿，占据了霍近溪内心的，是一种膨胀起来的虚荣。

但霍近溪并没有抑制这种浅薄的骄傲，而是准备充分享受熟人们好奇的目光。

霍近溪心里笑自己，男人的虚荣要发作起来，比女性更可怕。

霍近溪这个时候已经将这种虚荣嫁接到一种体面、一种能力或一种魅力的测试上。

霍近溪模仿着好莱坞电影中绅士与淑女约会之刻的举手投足，用略显生动的表情说话。

霍近溪望着在餐厅的柔和的灯光下越显夺目的非烟，才发觉刚才与非烟在教室里单独相处，为什么自己老是想为难为难她，那一定是非烟扑面而来的风骚在两百平方米的教室里凝聚成美丽而尖锐的一根刺，让自己的某根神经发痛，让自己陷入了自卑。这迫使自己为了逃避自卑而试图“摧残”面前的尤物。

现在好了，尤物就在自己面前进餐了。

她正向自己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老霍，你快吃这个鱼呀，冷了就不好吃了。”

老霍答应着她的话，好像这餐饭是非烟安排的，她在左右着进餐的程序和进度。

这个女人会将生活安排得很周到。老霍想着。

老霍与非烟碰了碰酒杯，一饮而尽。

才干上五六杯啤酒，老霍的脸盘便通红起来。

非烟说不喝酒了，老霍却意犹未尽，再倒了杯酒，又喝个干净。

非烟有点着急，她注意到周围的人已经在津津有味地打量着她和老霍。

几个老霍的熟人过来和老霍敬酒，老霍来者不拒，皆一干而尽，有人乘醉也觑着脸向非烟敬酒，非烟皆婉拒。

非烟说：“老霍，下次我们再找个地方一醉方休吧，今天就不喝了吧。”

老霍说：“再喝些，等下我还要带你去庄养晦家里。”

非烟没有料到老霍心里还惦记着她考研究生的事，便顺水推舟道：“等下去庄养晦教授家里，我也不好喝酒呀，老霍。”

她拉了拉他的手，说：“下个星期我肯定找你喝，好好在一起，喝个痛快，现在我先打个的送你回家。”

老霍结了账，与非烟出了餐厅。

餐厅在学校的东门，出了餐厅，就到了大马路上。

非烟问老霍要不要打车，老霍说：“走走吧，你不急着上庄养晦家吧？他家离这不远。”

非烟没有回答，只是挽住老霍的胳膊。

出了学校的大门，两个人沉默地走了一段路。

老霍的血被酒精浸泡着，虽未沸腾，但已发热。

非烟挽着老霍，一时间，老霍的手臂被非烟揽在怀里。

老霍感受到非烟乳房的柔软、小巧和活跃。

他允许自己在公开场合对非烟表示亲密，好像有其他人在场，稍微放肆倒是一种风雅。现在是非烟与他单独漫步，稍微深入一点的言语和动作都可能使他们的关系拐入新的路径，老霍显然缺乏这个方面的心理准备。毕竟，他们的交往才刚刚开始。

老霍的胳膊愉快接受着非烟快乐的肢体传导给他的讨好、放荡、羞怯和些许取笑，但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老霍并不急于用更热烈的方式终止这夜色掩护下的挑逗。

身体在接触，言语拉开距离。

老霍尽量用若无其事的语气问非烟：“你怎么跑去听我讲课？”

“我没有听课呀，我只是想去看看你呀，向你请教一些问题，我不是告诉你我要考研究生吗？不问你我问谁呀。”非烟的语气平平淡淡，并不像她的胸部那样起伏汹涌。

霍近溪想，可能现代的男女都已经学会了将身体的接触与心情的碰撞严格区分。

记得有一次到外地开会，主办方组织舞会，参加会议的某重点大学学报的一位女编辑邀霍近溪共舞，跳着跳着女编辑便主动地向霍近溪索要温存，三十五岁左右的学报女编辑一面与霍近溪谈笑风生，一面死死地将敏感的部位顶住霍近溪。舞毕，霍近溪纳闷，是不是自己落伍了，人家可能觉得很正常的接触方式，自己却往不健康的地方去想。到了白天开会讨论的场合，霍近溪与女编辑依然谦谦君子，彼此“老师”相称，全不记得共舞时候的亲密。霍近溪后来观察学报女编辑同其他人跳舞的动作，发现她还是懂得规矩的，心里多少还有点窃喜，以为自己与风度翩翩的学报女编辑有可能产生微妙的感情。但后来证明霍近溪是一厢情愿的，学报女编辑对霍近溪寄给她的论文不留半点情面，竟然做退稿处理。这事情教训了霍近溪，使得他多少明白女知识分子大都是有情也有理的人物，是不会将舞会一时的冲动延伸到严肃的学术领域中的。在舞场上学报女编辑施予自己温存，但在工作中她严格把关。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甚至让霍近溪对学报女编辑微微产生了敬意。

与非烟身体的局部接触，在霍近溪看来尚处于可进可退的状态，霍近溪并不希望下午刚刚听了他的课的非烟在这夜里就和自己有了跃进式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霍近溪反而希望非烟能学点学报女编辑的身体和精神二分法，不要将身体的浪漫演变成言语的肉麻。

两个人只要不用语言挑明，挽着手步行还只是两个男女间的某种特殊情境下的互相慰藉，而不是希图在灵魂上迅速结盟。

非烟好像识得霍近溪的鸵鸟政策，说：“老霍，我先送你回家吧，改天我还要正式去听你的课的，这样我复习起来就容易了，你可要负责辅导我。”

霍近溪一听说有人要求他教书育人，立即收了野心，正色道：“你要听我的课，要先给我发个短信息。我的手机号码给你了，你记好了？”

“记好了，老霍。”

“那我叫部车，你去庄养晦家吧，你知道怎么走吗？”老霍在心里叹息道。

“我知道的，我们改天联系。”一辆亮着空车指示灯的的士过来了，非烟松开了手，老霍这短暂的夜生活结束了。